



父亲的爱

我9岁的时候母亲病逝，扔下我们姐弟四个，7岁和5岁的妹妹还有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弟弟。

父亲整夜一人独自抽烟，弟弟哭闹着要妈妈，父亲就抱着他默默地流泪。

失去母亲的我成了家里的小大人，承担起母亲的责任照顾弟妹，可是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母爱的孩子啊！

就这样我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看着那些还在妈妈怀抱里撒娇的同龄人我有了太多的嫉妒和太多的感伤，唉！谁有我这么命苦呢？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扔下女儿撒手而去啊！爸爸终究不是妈妈，他能做到的只是让我们吃饱穿暖，而女儿还需要那更多的关心，还有那更多的话要和妈妈说，要对妈妈讲啊！

记得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成长大姑娘的那一年，是小学的5年级吧。突然而来的身体变化让我不知所措，更使我羞于对人诉

说，对父亲更是绝对保密，可是要用一些必备的物品啊，怎么开口向父亲要钱呢？我就只好撒了一个谎，说学校里要钱买课外书，可父亲说咱们家里这么困难，不能给你钱，去对老师说咱们不订课外书了，如果非要订的话，就和其他同学合订一本好了。一个谎不行，我又想出了另一个理由，说是学校要下学期的书费，必须马上得交钱，结果他还是不给，因为家里真的是很拮据。父亲就找到了我的班主任，说我家的困难，让老师能不能暂时不让我交这笔钱。好了！这下子真的穿帮了，老师被问得发愣，说“学校最近并没有要什么钱啊，你的女儿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呢？”父亲一听气坏了，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暴揍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气呼呼地教训我：“真没想到你敢说谎话来骗我，你说你到底要钱做什么？”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一声不响，父亲见我说不说，又一阵雨点般的木

棍打到我的身上、屁股上，血从裤筒里流了出来，我还是一声不吭，我用双手捂着头，泪水不住地往下流，最后我终于忍受不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妈妈！你快回来啊！”说完就昏倒在地不醒人事了。血流了一地，人也没了一点知觉。这时的父亲吓坏了，赶忙把我抱起来跑到医院，在急救室里，医生和护士阿姨一齐教训起父亲：“你是怎么做父亲的？你的女儿来了月经，还这么打她，是亲生父亲吗？这样大流血你知道有多危险吗？再晚来一会儿你的女儿的命就没了。真是太狠了，没见过这样的父亲！她的母亲呢？为什么不管呢？不和你这样没人性的父亲说了，快快叫孩子的母亲说话！”病房里的人也七嘴八舌地一齐向父亲数落……父亲抱着头蹲在那，脸色煞白煞白，浑身在发抖。

这时我从昏迷中醒来，细声对

在场的人说，“这不怨爸爸，是我不好，我没有告诉过他。你们也不要找我的妈妈，她早已不在人世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泪水再一次漫过来，父亲从地上站了起来，用手轻轻在抚摸着我的头，难过地说，“孩子，都是爸爸不好，都是爸爸不好啊！你就狠狠打爸几下吧，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对爸爸讲，千万再不能说谎了！你妈不在了，我就是你的妈妈啊！”说着说着我们父女俩抱头痛哭了起来。

从此以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们姐弟，比过去更爱我们，更关心我们了，他终生再没有续娶，为我们操劳一生，有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而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30多年过去了，我也早是一个做了母亲的人，每每想起父亲，心中便升起无限的爱。是啊！父亲的爱如大海一样，把我们姐弟温暖，在这爱的海洋里，我们成长。

文/秋思

花的诗笺

姚志刚

迎春

枝上绽放点点金
没有铜臭
只用清馨
诉说一个温暖的莅临

一丛丛、一蓬蓬
伸展着芳芬
当冬悄然退了
你融入了绿的队阵

年年三月
我都期待一个惊喜
有如期待
一个婴儿的临盆

玉兰

那时有冰
那时有雪
而你的枝头
已伸展出了刚烈

有过孤寂
有过落寞
一得春风的轻抚
便怒放如玉般的圣洁

白者如雪
红者如血
似乎一夜间
就精彩了一个季节

桃花

鲜在国风里
艳在唐诗间
美丽了陶渊明的畅想
绽放在我的门前

深红浅红
枝疏枝繁
入目都恰好
惹得满心灿烂

三月西山
如涂如染
我欲折取一枝
却恐衰淡了春天

副刊投稿邮箱

shuping0926@126.com

花田

石景山区教育信息中心 李萍摄影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0年夏秋之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兵败议和，慈禧挟光绪等皇室成员西逃，哀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全权收拾残局。

接到命令，李鸿章一路北上。各国公使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由于心理压力过大，李鸿章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此前，各国公使一直纠缠着要将“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

的先决条件。见李鸿章病倒，他们终于沉不住气了，唯恐清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放弃条件，急于转向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在年底前拟定出一个耗尽中国财力的“议和大纲”。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悲愤交集，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尽快结束谈判，希望联军撤出、皇室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之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而是步步紧逼确定赔款的数额。

几经讨价还价，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德、美、英、俄、法、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称“九七国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不平等的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的签名挤在一起，既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整体形成一个“肃”字的模样，代表着他是以朝廷赏赐的“肃毅伯”的身份为这个耻辱而落款。那一

年，李鸿章78岁，悲恸欲绝的他在签字回来之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不久便抱恨而终了。

《辛丑条约》涉及北京的主要条款除了要求在东单总布胡同西口为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牌楼外，还规定停止北京5年的文武考试，惩罚吏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主战派大臣。同时允许在北京建立东交民巷使馆区。南界前门至崇文门城墙，北至东长安街以北80米，东到东单牌楼至崇文门一线，西临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今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界内所有的中国官署、王公府第、民居店铺一概迁出。其中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变为俄国使馆兵营；詹事府、肃王府变为日本使馆、日本正金银行及兵营；淳王府、怡贤亲王府、庶常馆、四译馆、昭忠祠分别被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占用。太仆寺成为六国饭店和比利时使馆区。使馆区周边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炮台、碉堡

等军事设施一应俱全，俨然一座军事要塞。不仅如此，《辛丑条约》还规定拆除北京与大沽口之间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山海关、天津到北京的12个铁路沿线地区驻军。这样一来，北京的防御体系被完全解除。

赔款方面也是十分惨重，总额高达45000万两白银。对于北京，议定300万两在大赔款内支付，现银200万两由地方自行筹款。其中包括赔偿义和团起义时，各国在京教会、教堂、医院、学堂、育婴堂、坟地以及传教士、教民私人财产等一切财产损失。例如，赔偿法国天主教堂151万两，美国教堂86万两，英国教堂12万两，外国坟地7万两，各国教士、教民抚恤银143万两，等等。

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已经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腐朽、黑暗、没落的清政府处处受到列强的严密监视和武力威胁，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正在掀起新的反抗斗争，历史即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李海荣

后院儿

下午茶

